

朱子書節要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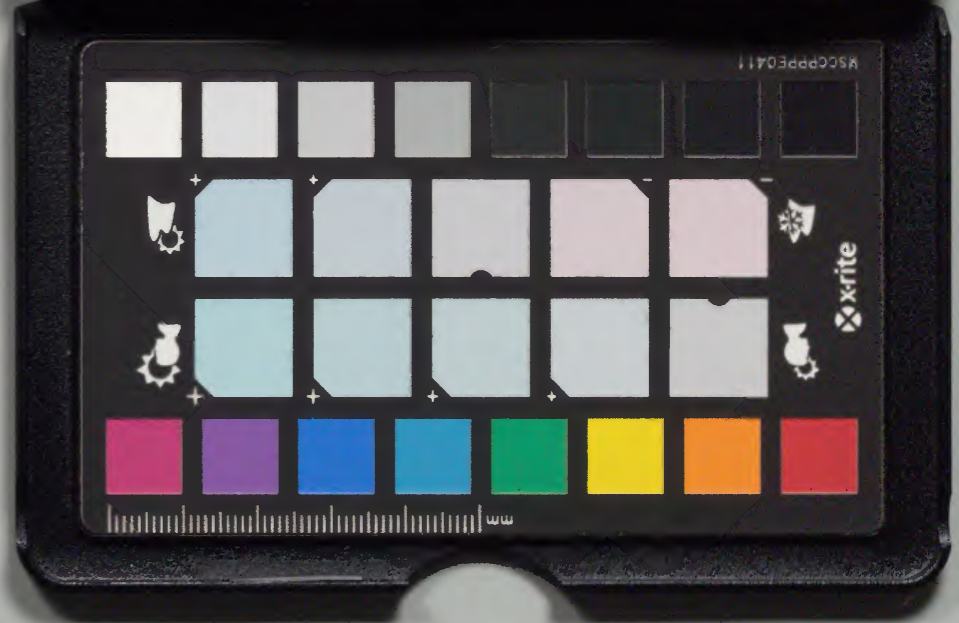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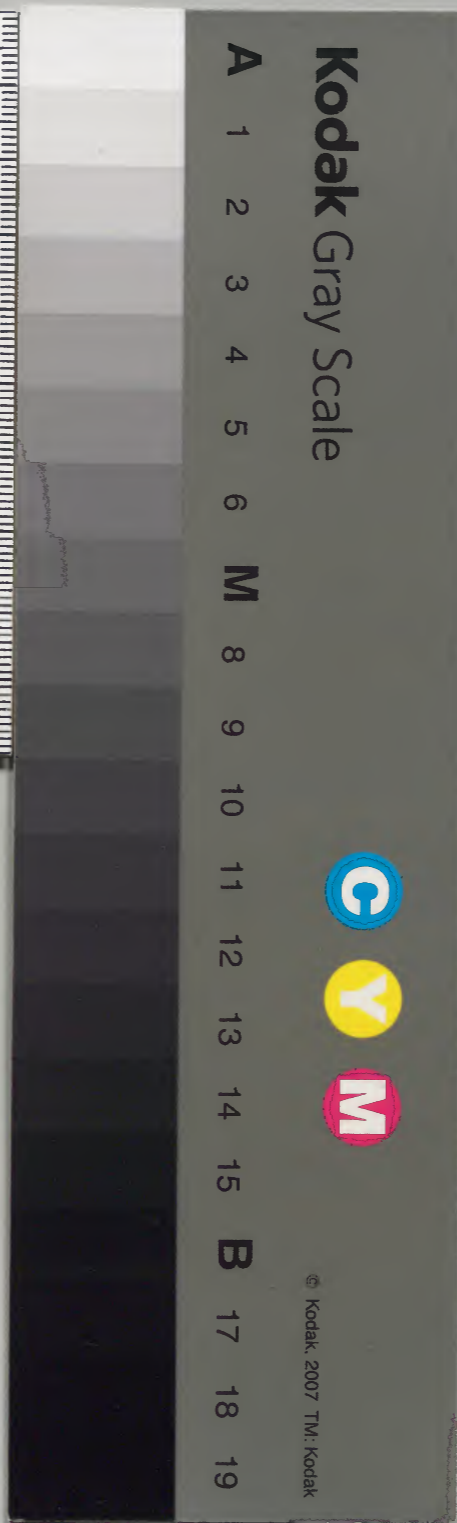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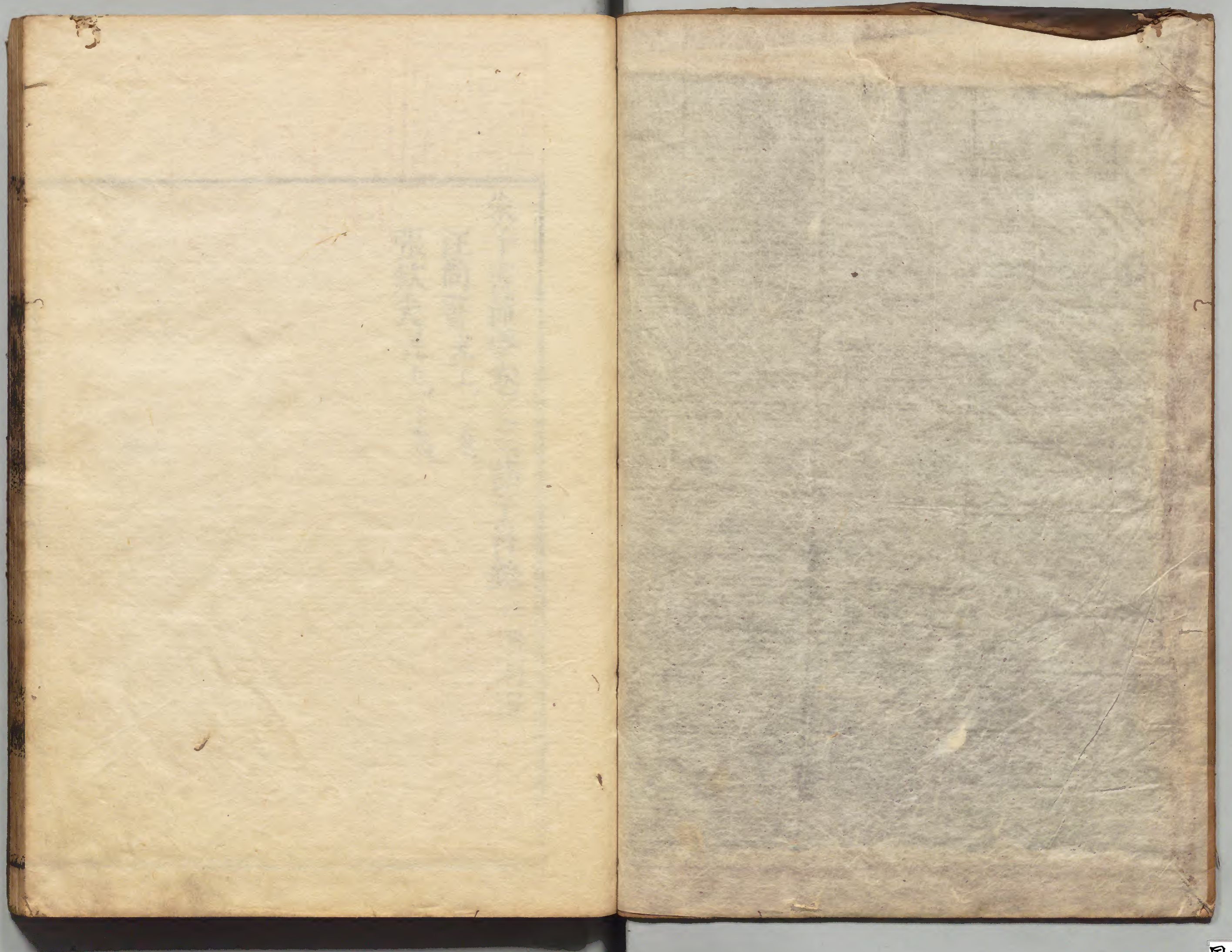
館書圖京東			
二	六	四	儒
〇	九	〇	家
册	號	架	函
			漢書門類

漢書門類			
二	六	〇	〇
〇	一	五	八
册	架	函	號

庫文閣內			
二	六	〇	〇
〇	一	五	八
架	册	號	類

庫文閣內			
番號	漢	6018	
冊數	20 (3)		
函號	298	279	







朱子書節要卷之三諸子目錄

汪張問答

汪尚書

見上, 丁卷

張欽夫

見上, 丁卷

淺草文庫

朱子書節要三目錄

朱子書節要卷之三

汪張問答

答汪尚書

別紙示及釋氏之說前日正以疑晦未祛故請其說
方虞僭越得罪於左右不意貶損高明與之醜酢如
此感戢亡已熹於釋氏之說蓋嘗師其人尊其道求
之亦切至矣然未能有得其後以先生君子之教校
夫先後緩急之序於是暫置其說而從事於吾學其
始蓋未嘗一日不往來於心也以為俟卒究吾說而
後求之未為甚晚耳非敢遽絕之也而丁卯年來

心獨有所自安雖未能即有諸已然欲復求之外學以遂其初心不可得矣然則前輩於釋氏未能忘懷者其心之所安蓋亦必有如此者而或甚焉則豈易以口舌爭哉竊謂但當益進吾學以求所安之是非則彼之所以不安於吾儒之學而必求諸釋氏然後安者必有可得而言者矣所安之是非既判則所謂反身天常殄滅人類者論之亦可不論亦可固不即此以定取舍也上蔡所云止觀之說恐亦是借彼脩行之目以明吾進學之事若曰彼之參請猶吾所謂致知彼之止觀猶吾所謂克己也以其語錄考之其

不以止觀與克己同塗共轍明矣後之好佛者遂撥去首尾孤行此句以為已援止如孔子言東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豈真慕夷狄明道適僧舍見其方食而曰三代威儀盡在是矣豈真欲入叢林耶胡文定所以取楞嚴圓覺亦恐是謂於其術中猶有可取者非以為吾儒當取之以資己學也既蒙垂教復不敢不盡所懷恐未中理乞賜開示不憚改也感戴也止觀唐文粹天台智者止觀夫止觀者何為也道萬法而復於實際者也實際者何也性之本也物之所以不能復者昏與動使之然也照昏者謂之明駐動者謂之靜明與靜止觀之體也在因謂之止觀在果謂之智定止觀之法所以使群生行覺路而之效境也不知此教者則學何所入功何所施智何所發

○熹茲者累日侍行，得以親炙，竊惟道德純備，固非淺陋所能窺測。而於謙虛好問，容受盡言之際，尤竊有感焉。蓋推是心以往，將天下之善皆歸之。其於任天下之重也，何有愚惑。他日之事，常人所不能任者，閣下終不得而辭也。是以不勝拳拳，每以儒釋邪正之辨為說，冀或有助萬分，而猶恐其未足於言也。請復陳之。幸垂聽焉。太抵近世言道學者，失於太高，讀書講義，率常以徑易超絕，不歷階梯為快。而於其間曲折精微，正好玩索處，例皆忽略，厭棄以為卑近瑣屑，不足留情。以故雖或多聞博識之士，其於天下之

義理亦不能無所未盡。理既未盡，而胸中不能無疑，乃不復反求諸近，顧惑於異端之說，益推而置諸冥漠，不可測知之域。兀然終日，味無義之語，以俟其廓然而一悟。殊不知物必格而後明，倫必察而後盡。彼既自謂廓然而一悟者，其於此猶懵然也。則亦何以悟為哉。又況俟之而未必可得，徒使人抱不決之疑，志分氣餒，虛度歲月，而俛俛耳曷。若致一吾宗循下學上達之序，口講心思，躬行力究，寧煩毋略，寧下毋高，寧淺毋深，寧拙毋巧，從容潛玩，存久漸明。衆理洞然，次第無隱。然後知夫大中至正之極，天理人事之

全無不在是初無迥然超絕不可及者而幾微之間
豪釐畢察醜酢之際體用渾然雖或使之任至重而
處所難亦沛然行其所無事而已矣又何疑之不決
而氣之不完哉此其與外學所謂廓然而一悟者雖
未知其孰為優劣然此一而彼二此實而彼虛則較
然矣就使其說有實非吾儒之所及者是乃所以過
乎大中至正之矩而與不及者亡以異也窮極幽深
過也反倫

道在六經何必它求誠如台諭亦可謂要言不煩矣
然世之君子亦有雖知其為如此而不免於淪胥者
悖理不及也

何哉以彼之為說者曰子之求於六經者不過知
性知天而已由吾之術無屈首受書之勞而有其效
其見解真實有過之者無不及焉世之君子既以是
中其好徑欲速之心而不察乎它求之賊道貴仕者
又往往有王務家私之累聲色勢利之娛日力亦不
足矣是以雖知至道不外六經而不暇求不若一注
心於彼而徼幸其萬一也然則何必云者正矣而熹
竊恨其未嚴也若易必以可儻廢幾乎蓋不必云者
無益之辭也不可云者有害之辭也夫二者之間相
去遠矣如烏喙食之而殺人則世之相戒者必曰不

可食而未有所謂不必食而已者也妄意如此不審高明以爲如何又蒙教喻以兩蘇之學不可與王氏同科此乃淺陋辭不別白指不分明之過請復陳之於後而來教又以歐陽司馬同於蘇氏則熹亦未能不以爲疑也蓋歐陽司馬之學其於聖賢之高致固非未學所敢議者然其所存所守皆不失儒者之舊特恐有所未盡耳至於王氏蘓氏則皆以佛老爲聖人既不純乎儒者之學矣而王氏支離穿鑿尤無義味至於其者幾類俳優本不足以惑衆徒以一時取合人主假利勢以行之至於已其故特爲諸老先生之

所排詆龜山與胡文定書及答蕭子止書可見其意矣在今日則勢窮禍極

故其失人人得見之至若蘇氏之言高者出入有無而曲成義理下者指陳利害而切近人情其智識才辨謀爲氣槩又足以震耀而張皇之使聽者欣然而不知倦非王氏之比也然語道學則迷大本論事實則尚權謀術浮華忘本實貴通達賤名檢此其害天理亂人心妨道術敗風教亦豈盡出王氏之下也哉但其身與其徒皆不甚得志於時無利勢以輔之故其說雖行而不能甚久凡此患害人未盡見故諸老先生得以置而不論使其行於當世亦如王氏之盛

則其為禍不但王氏而已。主名教者亦不得忽然而無言也。蓋王氏之學雖談空虛而無精彩，雖急功利而少機變，其極也。陋如薛昂之徒而已。蔡京雖名推尊王氏，然其淫侈縱恣，所以敗亂天下者，不盡出於金陵也。若蘇氏則其律身已不若荆公之嚴，其為術要未忘功利而詭祕過之。其徒如秦觀、李廌之流，皆浮誕佻輕，士類不齒，相與扇縱橫捭闔之辨，以持其說而漠然不知禮義廉恥之為何物。雖其勢利未能有以動人，而世之樂於縱惡拘檢者已紛然向之。使其得志，則凡蔡京之所為未必不身為之也。世徒據

朱子書

王

其已然者論之，是以蘇氏猶得在近世名卿之列，而君子樂成人之美者亦不欲逆探未形之禍以加譏貶。至於論道學邪正之際，則其辨有在豪釐之間者，雖欲假借而不能私也。今乃欲專貶王氏而曲貸一蘇道術，所以不明異端，所以益熾實由於此。愚恐王氏復生，未有以默其口而厭其心也。以閣下之明秉天理以格人欲，據正道以黜異端，彼亦將何所遁其情哉？熹之愚昧，今廢豈不知其力之不足，所以慨然發憤而不能已，亦決於此而已矣。天下豈有二道哉？要言不煩，管輅曰：善易者不論易也。何昉曰：可謂要言不煩矣。見三國志輅傳。

朱子書

王

蘇學邪正之辨終未能無疑於心蓋喜前日所陳乃論其學儒不至而流於詖淫邪遁之域竊味來教乃病其學佛未精而滯於智慮言語之間此所以多言而愈不合也夫其始之闢禪學也豈能明天人之蘊推性命之原以破其荒誕浮虛之說而反之正哉如大悲閣中和院記之屬直掠彼之粗以角其精據彼之外以攻其內是乃率子弟以攻父母信枝葉而疑本根亦安得不為之訛哉近世攻釋氏者如韓歐孫石之正龜山猶以為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況如蘇氏以邪攻邪是束緼灌膏而往赴之也直以身為燼

凌恐當
作陵

而後已耳來教又以為蘇氏乃習氣之弊雖不知道而無邪心非若王氏之穿鑿附會以濟其私邪之學也竊謂學以知道為本知道則學純而心正見於行事發於言語亦無往而不得其正焉如王氏者其始學也蓋欲凌跨揚韓掩迹顏孟初亦豈遽有邪心哉特以不能知道故其學不純而設心造事遂流入於邪又自以為是而大為穿鑿附會以文之此其所以重得罪於聖人之門也蘇氏之學雖與王氏若有不同者然其不知道而自以為是則均焉學不知道其心固無所取則以為正又自以為是而肆言之其

不為王氏者特天下未被其禍而已其穿鑿附會之
巧如來教所稱論成佛說老子之屬蓋非王氏所及
而其心之不正至乃謂湯武篡弑而盛稱荀彧以為
聖人之徒凡若此類皆逞其私邪無復忌憚不在王
氏之下借曰不然而原情以差其罪則亦不過稍從
未減之科而已豈可以是為當然而莫之禁乎書曰
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此刑法之本意也若天理不
明無所準則而屑屑焉惟原情之為務則無乃徇情
廢法而縱惡以啓姦乎揚朱學為義者也而偏於為
我墨者學為仁者也而流於兼愛本其設心豈有邪

哉皆以善而為之耳特於本原之際微有毫釐之差
是以孟子推言其禍以為無父無君而陷於禽獸辭
而闢之不少假借孟子亦豈不原其情而過為是刻
核之論哉誠以其賊天理害人心於幾微之間使人
陷溺而不自知非若刑名狙詐之術其禍淺切而易
見也是以拔本塞源不得不如是之力書曰予畏上
帝不敢不正又曰子弗順天厥罪惟均孟子之心亦
若是而已爾以此論之今日之事王氏僅足為申韓
儀行而蘇氏學不正而言成理又非揚墨之比愚恐
孟子復生則其取舍先後必將有在而非如來教之

云也區區僭越辨論不置非敢自謂工訶古人而取
必於然諾實以爲古人致知格物之學有在於是既
以求益而亦意其未必無補於高明也

與汪尚書

去春賜教語及蘇學以爲世人讀之止取文章之妙
初不於此求道則其失自可置之夫學者之求道固
不於蘇氏之文矣然既取其文則文之所述有邪有
正有是有非是亦皆有道焉固求道者之所不可不
講也講去其非以存其是則道固於此乎在矣而何
不可之有若曰惟其文之取而不復議其理之是非

則是道自道文自文也道外有物固不足以爲道且
文而無理又安足以爲文乎蓋道無適而不存者也
故即文以講道則文與道兩得而一以貫之否則亦
將兩失之矣中無主外無擇其不爲浮誇險詖所入
而亂其知思也者幾希况彼之所以自任者不但曰
文章而已既亡以考其得失則其肆然而談道德於
天下夫亦孰能禦之愚見如此累蒙教告終不能移
也又蒙喻及一程之於濂溪亦若橫渠之於范文正
耳先覺相傳之秘非後學所能窺測誦其詩讀其書
則周范之造詣固殊而程張之契悟亦異如曰仲尼

顏子所樂吟風弄月以歸皆是當時口傳心受的當
親切處後來二先生舉似後學亦不將作第二義看
然則行狀所謂反求之六經然後得之者持語夫功
用之太全耳至其入處則自濂溪不可証也若橫淙
之於文止則異於是蓋當時粗發其端已受學乃先
生自言此豈自証者耶舉似似向也唐人詩
曠月開華以北人

答汪尚書

伏蒙垂教以所不及反覆再四開發良多此足以見
間居味道所造日深而又謙虛退託不自賢智如此
區區下懷尤切欣幸第顧淺陋不足以當謬掖之勤

茲為媿懼耳然竊思之東西銘雖同出於一時之作
然其詞義之所指氣象之所及淺深廣狹迥然不同
是以程門專以西銘開示學者而於東銘則未之嘗
言蓋學者誠於西銘之言反覆玩味而有以自得之
則心廣理明意味自別若東銘則雖分別長傲遂非
之失於豪釐之間所以開警後學亦不為不切然意
味有窮而於下學功夫蓋猶有未盡者又安得與西
銘徹上徹下一以貫之之旨同日而語哉竊意先賢
取舍之意或出於此不審高明以為如何至於體用
一原顯微無間之語則近嘗思之前此看得太段兩

芥子細玩味方知此序無一字無下落無一語無次序其曰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蓋自理而言則即體而用在其中取謂一原也自象而言則即顯而微不能外所謂無間也其文理密察有條不紊乃如此若於此看得分明則即西銘之書而所謂一原無間之實已瞭然心自之間矣亦何俟於東銘而後足耶又蒙語及前此妄論平易蹉過之言稱許甚過尤切皇恐然竊觀來意似以為先有見處乃能造夫平易此則又似禪家之說熹有所不能無疑也聖門之教下學上達自平易處講究討論積慮潛心優柔厭食久

朱子書錄要略

十一

而漸有得焉則日見其高深遠大而不可窮矣程夫子所謂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亦謂此耳今日此事非言語臆度所及必先有見然後有以造夫平易則是欲先上達而後下學譬身之是猶先察秋豪而後賄山岳先舉萬石而後勝匹雛也夫道固有非言語臆度所及者然非顏曾以上幾於化者不能與也今日為學用力之初正當學問思辨而力行乃可以變化氣質而入於道顧乃先自禁切不學不思以坐待其無故忽然而有見無乃溺心於無用之地玩歲愒日而卒不見其成功乎就使僥倖於恍惚之間亦與

天理人心敘秩命討之實了無交涉其所自謂自得者
適足為自私自利之資而已此則釋氏之禍橫流稽
天而不可遏者有志之士所以隱憂浩嘆而欲火其
書也舊讀明道行狀記其學行事業累數千言而卒
道其言不過力排釋氏以為必闢之而後可以入道
後得呂榮公家傳則以為嘗受學於二程而所以推
尊稱美之辭甚盛考其實亦誠有大過人者然至
其卒章而誦其言則以為佛之道與聖人合此其師
生之間分皆矛盾一南一北不審台意乎曰於此是
非之際何以處之天之生物使之一本此是則彼非

此非則彼是蓋不容並立而兩存也體用一原顯微
序語原程傳及
近思錄皆从水
無間程子易傳

答汪尚書論家廟

熹伏蒙垂問廟制之說姑以所示兩條考之竊謂至
和之制雖若不合於古而實得其意但有所未盡而
已政和之制則雖稽於古者或得其數而失其意則
多矣蓋古者諸侯五廟所謂二昭二穆者高祖以下
四世有服之親也所謂太祖者始封之君百世不毀
之廟也今世公侯有家而無國則不得有太祖之廟
矣故至和四廟特所謂二昭二穆四世有服之親而

無太祖之廟其於古制雖若不同而實不害於得其
意也又況古者天子之三公八命及其出封然後得
用諸侯之禮蓋仕於王朝者其禮反有所厭而不得
伸則今之公卿宜亦未得全用諸侯之禮也禮家又
言夏四廟至子孫而五則是凡立五廟者亦是五世
以後始封之君正東向之位然後得備其數非於今
日立廟之初便立太祖之廟也政和之制蓋皆不考
乎此故二昭二穆之上通數高祖之父以備五世夫
既非始封之君又已親盡而服絕矣乃苟以備夫五
世而祀之於義何所當乎至於大夫三廟說者以為

天子諸侯之大夫皆同蓋古者天子之大夫與諸侯
之大夫品秩之數不甚相遠故其制可以如此若今
之世則唯侍從官以上乃可以稱天子之大夫至諸
侯之大夫則州鎮之幕職官而已爾是安可以拘於
古制而使用一等之禮哉故至和之制專以天子之
大夫為法亦深得制禮之意但其自東宮三少而上
乃得為大夫則疑未盡而適土三廟官師一廟之制
亦有所未備焉耳政和之制固未必深考古者天子
諸侯之大夫同為一等之說然其意實近之但自大
侍從至陞朝官並為一法則亦太無隆殺之辨矣蓋

官職高下則有古今之不同但以命數準今品數而論之則禮之等差可得而定矣然此亦論其得失而已若欲行之則政和之禮行於今日未之有改凡仕於今日而得立廟者豈得而不用哉但其所謂廟者制度草略已不能如唐制之盛而況於古乎此好禮之士所以未嘗不歎息於斯也然考諸程子之言則以為高祖有服不可不祭雖七廟五廟亦止於高祖雖三廟一廟以至祭寢亦必及於高祖但有疏數之不同耳疑此最為得祭祀之本意今以祭法考之雖未見祭必及高祖之文然有月祭享嘗之別則古者

祭祀以遠近為疏數亦可見矣禮家又言大夫有事省於其君于祫及其高祖此則可為立三廟而祭及高祖之驗而來教所疑私家合食之文亦因可見矣但于祫之制它未有可考耳凡此皆直據鄙見與其所聞而論之以求教於門下伏惟高明財擇於義何以上論今卿二制之得失可得而定矣以上論大夫二制之得失于祫見禮記太傅篇祫本諸侯祭禮以大夫而行合祭高祖之禮有自下于上之義故云于祫

答汪尚書

別紙下詢尤見謙德之盛愈下而愈光顧熹之愚不足以有所發耳夫宋公以外祖無後而歲時祭之此

其意可謂厚矣然非族之祀於理既未安而勢不及
其子孫則爲慮亦未遠曷若訪其族親爲之置後使
之以時奉祀之爲安使而久長哉但貧賤之士則其
力或不足以爲此或雖爲之而彼爲後者無所顧於
此則亦不能使之致一於所後若宋公則其力非不
足爲若爲之而割由築室以居之又奏授之官以祿
之則彼爲後者必將感吾之誼而不敢忘其祀矣此
於義理甚明利害亦不難曉竊意宋公特欲親奉嘗
之以致吾不忘母家之意而其慮遂不及此耳若果
如此則使爲後者主其祭而吾特往助其饋奠亦何

爲而不可伏惟高明試一思之如有可采願早爲之
使異時史策書之可以爲後世法而宋公之事不得
專美於前則區區之深願也

與汪尚書

郭子和云譙天授亦黨事後門人熹見胡劉一云說
親見譙公自言識伊川於涪陵約以同居洛中及其
至洛則伊川已下世矣問以伊川易學意似不以爲
然至考其它言行又頗雜於佛老子之學者恐未得
以門人稱也以此一事及其所著家學文字推之則
恐其於程門亦有未純師者不知其所謂卒業者果

何事耶凡此皆熹所疑敢并以請得賜開喻幸甚
和雅譙不授定胡
憲劉恐是子輩

與張欽夫別紙

侯子論語抄畢肉上其間誤字顯然者已輒為正之
矣但其語時有不瑩豈其不長於文字而然耶抑別
有以也頃在豫章見阜卿所傳語錄有尹和靖所稱
伊川語云侯師聖議論只好隔壁聽詳味此言以驗
此書竊謂其學太抵明白勁正而無深潛縝密沈浸
醲郁之味故於精微曲折之際不免踈略時有罅縫
不得於言而求諸心乃其所見所存有此氣象非但

文字之疵也
侯子仲良

答張欽夫

答廣仲書切中學者之病然愚意竊謂此病正坐平
時燭理未明涵養未熟以故事物之來無以應之若
曰於事物紛至之時精察此心之所起則是似更於
應事之外別起一念以察此心以心察心煩擾益甚
且又不見事物未至時用力之要此熹所以不能工
疑也儒者之學大要以窮理為先蓋凡一物有一理
須先明此然後心之所發輕重長短各有準則書所
謂天敘天秩天命天討孟子所謂物皆然心為甚者

皆謂此也若不於此先致其知但見其所以為心者
如此識其所以為心者如此泛然而無所準則其
所存所發亦何自而中於理乎且如釋氏擊拳豎拂
運水般柴之說豈不見此心豈不識此心而卒不可
與入堯舜之道者正為不見天理而專認此心以為
主宰故不免流於自私耳前輩有言聖人本天釋氏
本心蓋謂此也來示又謂心無時不虛喜以為心之
本體固無時不虛然而人欲已私汨沒久矣安得一
且遽見此境界乎故聖人必曰正其心而正心必先
誠意誠意必先致知其用力次第如此然後可以得

朱子書節要

十一

心之正而復其本體之虛亦非一日之力矣今直曰
無時不虛又曰既識此心則用無不利此亦失之太
快而流於異學之歸矣若儒者之言則必也精義入
神而後用無不利可得而語矣孟子存亡出入之說
亦欲學者操而存之耳似不為識此心發也若能常
操而存即所謂敬者純矣純則動靜如一而此心無
時不存矣今也必曰動處求之則是有意求免乎靜
之一偏而不知其反倚乎動之一偏也然能常操而
存者亦是顏子地位以上人方可言此今又曰識得
便能守得則僕亦恐其言之易也明道先生曰既能

朱子書節要

十一

體之而樂則亦不患不能守須如此而言方是顛撲
不破絕滲漏無病敗耳高明之意大抵在於施為運
用處求之正禪家所謂石火電光底消息也而於優
游涵泳之功似未甚留意是以求之太迫而得之若
驚資之不深而發之太露易所謂寬以居之者正為
不欲其如此耳愚慮及此不識高明以為如何

與張欽夫

下復有書劇論程
集改字文多不收

昨見其父家問以為二先生集中誤字老兄以為嘗
經文定之手更不可改愚意未曉所謂夫文定固有
不可改者如纂君父攘夷狄討亂臣誅賊子之大倫

大法雖聖賢復出不能改也若文字之訛安知非當
時所傳亦有未盡善者而未得善本以正之歟至所
特改數處竊以義理求之恐亦不若先生舊文之善
若如老兄所論則是伊川所謂昔所未遑今不得復
作前所未安後不得復正者又將起於今日矣已作
共父書詳言之復此具稟更望虛心平氣去彼我之
嫌而專以義理求之則於取舍從違之間知所處矣
道術衰微俗學淺陋極矣振起之任平日深於吾兄
望之忽聞此論大以為憂若每事自主張如此則必
無好問察言之理將來任事必有不滿人意處而其

流風餘弊又將傳於後學非適一時之害也只如近世諸先達聞道固有淺深涵養固有厚薄擴充運用固有廣狹然亦不能不各有偏倚處祖公吾心以玩其氣象自見有當矯革處不可以火濟火以水濟水而益其疾也熹聞道雖晚賴老兄提掖之賜今幸略窺彷彿然於此不能無疑不敢自鄙外於明哲故敢控瀝一盡所言不審尊意以為如何

答張欽夫

二先生皆有隨俗慕祭不害義理之說故不敢輕廢至於節祠則又有說蓋今之俗節古所無有故古人

雖不祭而情亦自安今人既以此為重至於於是且必具殺羞相宴樂而其節物亦各有宜故世俗之情至於於是日不能不思其祖考而復以其物享之雖非禮之正然亦人情之不能已者但不當專用此而廢四時之正禮耳故前白之意以為既有正祭則存此似亦無害今承誨諭以為黷而不敬此誠中其病然欲遂廢之則恐感時觸物思慕之心又無以自止殊覺不易處且古人不祭則不敢以燕況今於此俗節既已據經而廢祭而生者則飲食宴樂隨俗自如始非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之意也必盡廢之然後

可又恐初無害於義理而特然廢之不惟徒駭俗聽亦恐不能行遠則是已廢之祭拘於定制不復能舉而燕飲節物漸於流俗有時而自如也此於天理亦豈得為安乎夫三主制禮因革不同皆合乎風氣之宜而不違乎義理之正正使聖人復起其於今日之議亦必有所處矣愚意時祭之外各因鄉俗之舊以其所尚之時所用之物奉以太饗陳於廟中而以告朔之禮奠焉則庶幾合乎隆殺之節而盡乎委曲之情可行於久遠而無疑矣至於元日履端之祭禮亦無文今亦只用此例盡廢之謂并飲食宴樂而廢之履端見左傳

熹昨聞彪文謂天命惟人得之而物無所與鄙意固已不能無疑今觀所論則似又指稟生賦形以前為天命之全體而人物所受皆不得而與焉此則熹之所尤不曉也夫天命不已固人物之所同得以生者也然豈離乎人物之所受而別有全體哉觀人物之生生無窮則天命之流行不已可見矣但其所乘之氣有偏正純駁之異是以稟而生者有人物賢否之不一物固隔於氣而不能知衆人亦蔽於欲而不能存是皆有以自絕于天而天命之不已者初亦未嘗已也人能反身自求於日用之間存養體察以去其

物欲之蔽則求仁得仁本心昭著天命流行之全體固不外乎此身矣故自昔聖賢不過使人盡其所以正心脩身之道則仁在其中而性命之理得伊川先生所謂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正謂此耳夫豈以天命全體置諸被命受生之前四端五典之外而別為一術以求至乎彼哉釋氏雖自謂惟明一心然實不識心體雖云心生萬法而實心外有法故無以立天下之大本而內外之道不備然為其說者猶知左右迷藏曲為隱諱終不肯言一心之外別有大本也若聖門所謂心則天序天秩天命天討惻隱羞惡是非

辭讓莫不該備而無心外之法故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是則天人性命豈有二理哉而今之為此道者反謂此心之外別有大本為仁之外別有盡性至命之方竊恐非惟孤負聖賢立言垂後之意平生承師問道之心竊恐此說流行反為異學所攻重為吾道之累故因來示得效其愚幸為審其是杏而復以求教於彪丈幸甚幸甚

彪丈彪德遠也蓋彪乃胡五峯門人與敬夫同門學故因與敬夫書而及此○尹子固云南軒集遠作美所乘之氣乘恐稟字當考

答張敬夫

竊承政成事簡暇日復有講習之樂英材心化多士
風靡此為吾道之幸豈特一郡之福哉伯恭漸釋舊
疑朋友之幸但得渠於此有用力處則歲月之間舊
病不患不除矣此有李伯聞者名宗舊嘗學佛自以
為有所見論辨累年不肯少屈近嘗來訪復理前語
熹因問之天命之謂性公以此句為空無一法耶為
萬理畢具耶若空則浮屠勝果實則儒者是此亦不
待兩言而決矣渠雖以為實而猶戀著前見則請因
前所謂空者而講學以實之熹又告之曰此實理也
而以為空則前日之見悞矣今欲真窮實理亦何藉

日字唐
本作以

於前日已悞之空見而為此二三耶渠遂脫然肯捐
舊習而從事於此此人氣質甚美內行脩飭守官亦
不苟得其回頭吾道殊有賴也前此答福州一朋友
書正論此事書才畢而伯聞至不一二日其言果驗
亦可恠也今日上呈二人伯恭皆識之深卿者舊從
伯恭遊聞其家學守之甚固但聞全不肯向此學用
功正恐難猝技也李伯聞今按聞他處作問疑作問
者非又作諫處尤多家學指伯恭
之家

與張敬夫

伯恭想時時相見欲作書不暇告為致意向得渠兩

書似目前只向博雜處用功却於要約處不曾子細
研究病痛頗多不知近日復如何大抵博雜極害事
如閫範之作指意極佳然讀書只如此亦有何意味
耶先達所以深懲玩物喪志之弊者正為是耳茫醉
夫一生作此等功夫想見將聖賢之言都只忙中草
草看過抄節一番便是事了元不曾子細玩味所以
從一先生許久見處全不精明是豈不可戒也耶渠
又為留意科舉文字之久出入蘇氏父子波瀾新巧
之外更求新巧壞了心路遂一向不以蘇學為非左
濫右攔陽擠陰助此尤使人不滿意向雖以書極論

乏亦未知果以為然否

渠指
伯恭

答張敬夫

建陽一二士人歸自臨安云嘗獲奉教亦錄得數十
段答問來其間極有可疑處雖所錄或失本意亦必
有些來歷也又有泛然之問略不曾經思索答之未
竟而遽已更端者亦皆一一酬酢此非惟於彼無益
而在我者亦不中語默之節矣又隨問遽答若與之
爭先較捷者此其間豈無牽彊草略處流傳謬誤為
害不細就令皆是亦徒為口耳之資程子所謂轉使
人薄者蓋慮此耳元履嘗疑學徒日衆非中都官守

所宜熹却不慮此但恐來學者皆只是如此而為教者俯就太過略不審其所自則悔吝譏彈將有所不免矣況其流弊無窮不止為一時之害道之興喪實將繫焉願明者之熟慮之也

類聚孔孟言仁處以求夫仁之說程子為人之意可謂深切然專一如此用功却恐不免長欲速好徑之心滋入耳出口之弊亦不可不察也大抵二先生之前學者全不知有仁字凡聖賢說仁處不過只作愛字着了自二先生以來學者始知理會仁字不敢只作愛說然其流復不免有弊者蓋專務說仁而於操

存涵泳之功不免有所忽略故無復優柔厭飮之味克已復禮之實不但其蔽也愚而已而又一向離了愛字懸空揣摩既無真實見處故其為說恍惚驚恠弊病百端殆反不若全不知有仁字而只作愛字看却之為愈也熹竊嘗謂若實欲求仁固莫若力行之近但不學以明之則有適植冥行之患故其蔽愚若主敬致知交相為助則自無此蔽矣若且欲曉得仁之名義則又不若且將愛字推求若見得仁之所以愛而愛之所以不能盡仁則仁之名義意思瞭然在自矣初不必求之於恍惚有無之間也此雖比之今

日高妙之說稍為平易然論語中已不肯如此迫切
注解說破至孟子方間有說破處然亦多是以愛為
言殊不類近世學者驚恠恍惚窮高極遠之言也填
真行揚子填索塗填冥行而填
已言盲人以杖填地填求塗也
中字之說甚善而所論狀性形道之不同尤為精密
開發多矣然愚意竊恐程子所云只一箇中字但用
不同此語更可玩味夫所謂只一箇中字者中字之
義未嘗不同亦曰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已矣然用
不同者則有所謂在中之義者有所謂中之道者是
也蓋所謂在中之義者言喜怒哀樂之未發渾然在

中亭亭當當未有箇偏倚過不及處其謂之中者蓋
所以狀性之體段也有所謂中之道者乃即事即物
自有箇恰好底道理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其謂之中
者則所以形道之實也只此亦便可見來教所謂狀
性形道之不同者但又見得中字只是一般道理以
此狀性之體段則為未發之中以此形道則為無過
不及之中耳且所謂在中之義猶曰在裏面底道理
云爾非以在中之中字解未發之中字也忠恕之說
竊意明道是就人分上分別淺深而言伊川是就理
上該貫上下而言若就人分上說則違道不遠者賢

人推之之事也一以貫之者聖人之不待推也若就
理上平說則忠只是盡已恕只是推已但其所以盡
所以推則聖賢之分不同如明道之說耳聖人雖不
待推然由
及物對忠而大抵明道之言發明極致通透灑落
是亦推之也善開發人伊川之言即事明理質懇精深尤耐咀嚼
然明道之言一見便好又看愈好所以賢愚皆獲其
益伊川之言乍見未好久看方好故非久於玩索者
不能識其味此其自任所以有成人材尊師道之不
同明道渾然天成不犯人力
伊川功夫造極可奪天巧類聚言仁亦恐有病者正為近日學者厭煩就簡避

迂求捷此風已盛方且日趨於險薄若又更為此以
道之恐益長其計獲欲速之心方寸愈見促迫紛擾
而反陷於不仁耳然却不思所類諸說其中下學上
達之方蓋已無所不具苟能深玩而力行之則又安
有此弊今象來喻始悟前說之非敢不承命然猶恐
不能人人皆肯如此懇實用功則亦未免尚有過計
之憂不知可以更作一後序略采此意以警後之學
者否不然或只盡載此諸往返議論以附其後亦庶
乎其有益耳不審尊意以為如何
又謂已發之後中何嘗不在裏面此恐亦非文意蓋

既言未發時在中則是對已發時在外矣但發而中
節即此在中之理發形於外如所謂即事即物無不
有箇恰好底道理是也一不中節則在中之理雖曰
天命之秉彝而當此之時亦且漂蕩淪胥而不知其
所存矣但能反之則又未嘗不在於此此程子所以
謂以道言之則無時而不中以事言之則有時而中
也所以又謂善觀者却於已發之際觀之也若謂已
發之後中又只在裏面則又似向來所說以未發之
中自為一物與已發者不相涉入而已發之際常挾
此物以自隨也然此義又有更要子細處夫此心廓

然初豈有中外之限但以未發已發分之則須如此
亦若操舍存亡出入之云耳并乞詳之

大極圖立象盡意剖析幽微周子蓋不得已而作也
觀其手授之意蓋以為唯程子為能受之程子之祕
而不示疑亦未有能受之者尔夫既未能默識於言
意之表則道聽塗說其弊必有甚焉觀其答張閔中
書云書雖未出學未嘗不傳第患無受之者及東見
錄中論橫渠清虛一大之說使人向別處走不若且
只道敬則其微意亦可見矣

所引家語只是證明中庸章句要見自哀公問政至

擇善固執處只是下時之語耳於義理指歸初無所
害似不必如此力加排斥也大率觀書但當虛心平
氣以徐觀義理之所在如其可取雖世俗庸人之言
有所不廢如有可疑雖或傳以為聖賢之言亦須更
加審擇自然意味平和道理明白脚踏實地動有據
依無籠罩自欺之患若以此為卑近不足留意便欲
以明道先生為法竊恐力量見識不到它地位其為
泛濫殆有甚焉此亦不可不深慮也
以敬為主則內外肅然不忘不助而心自存不知以
敬為主而欲存心則不免將一箇心把捉一箇心外

面未有一事時裏面已是三頭兩緒不勝其擾擾矣
就使實能把捉得住只此已是大病况未必真能把
捉得住乎儒釋之異亦只於此便分了如云常見此
心光燦燦地便是有兩箇主宰了不知光者是真心
乎見者是真心乎來論剖析雖極精微却似未及此
意思慮及此不審是否如何

熹昨承誨論五王之事以為但復唐祚而不立中宗
則武曌可誅後患亦絕此誠至論但中宗雖不肖而
當時幽廢特以一言之失罪狀未著人望未絕觀下
時忠賢之心與其募兵北討之事及後來諸公說李

多祚之語則是亦未遽為獨夫也乃欲逆探未形之禍一旦舍之而更立宗室恐反為計校利害之私非所以順人心乘天理而事亦未必可成也愚慮如此然而此外又未見別有長策不知高明以為如何天乘理乘或云當作乘寫窮居如昨無足言者但遠去師友之益兀兀度日讀書反已固不無警省處終是旁無彊輔因循汨沒尋復失之近日一種向外走作心悅之而不能自己者皆準止酒例戒而絕之似覺省事此前輩所謂下士晚聞道聊以拙自修者若充擴不已補復前非庶

其有日舊讀中庸慎獨大學誠意毋自欺處常苦求之太過措詞煩猥近日乃覺其非此正是最切近處最分明處乃舍之而談空於冥漠之間其亦悞矣方竊以此意痛自檢勅慄然度日惟恐有意而失之也傷急不容耐之病固亦自知其然深以為苦而未能革若得伯恭朝夕相處當得減損但地遠不能數見為恨耳此間朋友絕少進益者擇之久不相見覺得病痛日深頃與伯恭相聚亦深歎今日學者可大受者殊少也奈何奈何子壽兄弟氣象甚好其病却是盡廢講學而專務踐履却於踐履之中要人提撕省

撫唐本
从木

唐本旁註
日疑自字
之誤

察悟得本心此為病之大者要其操持謹質表裏不
二實有以過入者惜乎其自信太過規撫窄狹不復
取人之善將流於異學而不自知耳鄉約之書偶家
有藏本且欲流行其實恐亦難行如所喻也然使讀
者見之因前輩所以教人善俗者而知自修之日亦
庶乎其小補耳

答敬夫孟子說疑義

大體小體

此章之解意未明而說太漫蓋唯其意之未明是
以其說不得而不漫也七八年前見徐吉卿說曾

問焦某先生為學之要焦云先立乎其大者是時
熹說此章正如此解之支離聞之惘然不辭其語
今而思之乃知焦公之學於躬行上有得力處此
以下先生答說徐吉卿

未詳焦某天授定也

心氣未和每加鏤治竟不能校中間嘗覺求理太多
而涵泳之功少故日常匆迫而不暇於省察遂欲盡
罷生面功夫且讀舊所習熟者而加涵養之力竟復
汨沒又不能遂大抵氣質動擾處多難取斂也且如
近讀二禮亦是無事生事也

答張敬夫

諸論一具悉比來同志雖不爲無人然更事既多殊覺此道之孤無可告語居常鬱鬱但每奉教喻輒爲心開目明耳子澄所引馬范出處渠輩正坐立志不彊而聞見駁雜育中似此等草木太多每得一事可借以自便即遂據之以爲定論所以緩急不得力耳近來尤覺接引學者大是難事蓋不博則孤陋而無徵欲其博則又有此等駁雜之患况其才質又有高下皆非可以一格而例告之自非在我者充足有餘而又深識幾會亦何易當此責耶周君恨未之識大率學者須更令廣讀經史乃有可據之地然又非

本

先識得一箇義理踐徑則亦不能讀正惟此處爲難耳建康連得書規撫只如舊日前日與之書有兩語云憂勞惻怛雖盡於鰥寡孤獨之情而未有以爲本根長久之計功勳名譽雖播於兒童走卒之口而未看以喻乎賢士大夫之心此語頗似著題未知渠以爲如何然亦只說得到此過此尤難言也尋常戲謂佛氏有所謂太心衆生者今世絕未之見凡今之人營私自便得少爲足種種病痛正坐心不大耳渠輩指子澄周君周燮字允升南軒高弟其藏修之所曰連溪書室見語類建康劉珙知建康府難言謂難與言向上事也

大抵目前所見累書所陳者只是籠侗地見得箇大本達道底影象便執認以為是了却於致中和一句全不曾入思議所以累蒙教告以求仁之為急而自覺殊無立脚下功夫處蓋只見得箇直截根源傾湫倒海底氣象日間但覺為大化所驅如在洪濤巨浪之中不容少頃停泊蓋其所見一向如是以故應事接物處但覺粗厲勇果增倍於前而寬裕雍容之氣略無毫髮雖竊病之而不知其所自來也而今而後乃知浩浩大化之中一家自有箇安宅正是自家安身立命主宰知覺處所以立大本行達道之樞要

所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者乃在於此而前此方往方來之說正是手忙足亂無著身處道邇求遠乃至於是亦可笑矣

右論中和第二書前二書謂誤故不抄

前書所稟寂然未發之旨良心發見之端自以為有小異於疇昔偏滯之見但其間語病尚多未為精切比遣書後累日潛玩其於實體似益精明因復取凡聖賢之書以及近世諸老先生之遺語讀而驗之則又無一不合蓋平日所疑而未白者今皆不待安排往往自見灑落處始竊自信以為天下之理其果在是而致知格物居敬精義之功自是其所施之矣

聖賢方策豈欺我哉蓋通天下只是一箇天機活物
流行發用無間容息據其已發者而指其未發者則
已發者人心而凡未發者皆其性也亦無一物而不
備矣夫豈別有一物拘於一時限於一處而名之哉
即夫日用之間渾然全體如川流之不息天運之不
窮耳此所以體用精粗動靜本末洞然無一毫之間
而鳶飛魚躍觸處朗然也存者存此而已養者養此
而已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從前是做
多少安排沒頓著處今覺得如水到船浮解維正柁
而泝洄上下惟意所適矣豈不易哉始信明道所謂

未嘗致纖毫之力者真不浪語而此一段事程門先
達惟上蔡謝公所見透徹無隔礙處自餘雖不敢妄
有指議然味其言亦可見矣近范伯崇來自邵武相
與講此甚詳亦嘆以爲得未曾有而悟前此用心之
左且以爲雖先覺發明指示不爲不切而私意汨溲
不見頭緒向非老兄抽關啓鍵直發其私誨諭諄諄
不以愚昧而捨置之何以得此其何感幸如之區區
筆舌蓋不足以爲謝也但未知自高明觀之復以爲
如何爾已發者人心心爲已發之說詳見第五書然
左屬伯崇且以爲以下先生自言也但語勢有未穩
疑或有闕誤或云得未曾有以上屬伯崇以下先生

自_レ言_レ恐_レ此_レ爲_レ是_レ。

右論中和第四書

問張敬夫

此及下篇所論人心私欲與今中庸序說不同所以收此欲見先生

入道本末

遺書有言人心私欲道心天理熹疑私欲二字太重近思得之乃識其意蓋心一也自其天理備具隨處發見而言則謂之道心自其有所營爲謀慮而言則謂之人心夫營爲謀慮非皆不善也便謂之私欲者蓋只一豪髮不從天理上自然發出便是私欲所以要得必有事焉而勿正勿忘勿助長只要沒這些計較全體是天理流行即人心而識道心也故又以爲

魚飛躍明之先覺之爲後人也可謂切至矣此語如何更乞裁喻

答張敬夫

人心私欲之說如來教所改字極善本語之失亦是所謂本原未明了之病非一句一義見不到也但愚意猶疑向來妄論引必有事之語亦未的當蓋舜禹授受之際所以謂人心私欲者非若衆人所謂私欲者也但微有一毫把捉底意思則雖云本是道心之發然終未離人心之境所謂動以入則有妄顏子之有不善正在此間者是也既曰有妄則非私欲而何

須是都無此意思自然從容中道才方純是道心也
必有事焉却是見得此理而存養下功處與所謂純
是道心者蓋有間矣然既察本原則自此可加精上
之功而進夫純耳中間儘有次第也

答張敬夫問目

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此是就人身上指出此理充塞
處最爲親切若於此見得即萬物一體更無內外之
別若見不得却去腔子外尋覓即莽莽蕩蕩無交涉
矣陳經正云我見天地萬物皆我之性不復知我身
之所爲我矣伊川先生曰它人食飽公無餒乎正是

說破此病和言亦云釋氏和虛空沙界爲己身而不
敬其父母所生之身亦是說此病也

舉措自吾仁中出而俯仰無所愧怍更無打不過處
愚竊以爲志於仁者方是初學有志於仁之人正當
於日用之間念念精察有無打不過處若有即深懲
而痛改之又從而究夫所以打不過者何自而來用
力之久庶乎一旦廓然而有以知仁矣雖曰知之然
亦豈能便無打不過處直是從此存養十分純熟到
顏曾以上地位方是入此氣象然亦豈敢自如此擔
當只是誠心恭己而天理流行自無間斷爾今說才

志於仁便自如此擔當了豈復更有進步處耶又且
氣象不好亦無聖賢意味正如張子韶孝經首云直
指其路急策而疾趨之此何等氣象耶

又論仁說

昨承開論仁說之病似於鄙意未安即已條具請教
矣再領書誨亦已具曉然大抵不出熹所論也請復
因而申之謹按程子言仁本末甚備今撮其大要不
過數言蓋曰仁者生之性也而愛其情也孝悌其用
也公者所以體仁猶言克己復禮為仁也學者於前
三言者可以識仁之名義於後一言者可以知其用

力之方矣今不深考其本末指意之所在但見其分
別性情之異便謂愛之與仁了無干涉見其以公為
近仁便謂直指仁體最為深切殊不知仁乃性之德
而愛之本因其性之有仁是以其情能愛但或蔽於
有我之私則不能盡其體用之妙惟克己復禮廓然
太公然後此體渾全此用昭著動靜本末血脉貫通
爾程子之言意蓋如此非謂愛之與仁了無干涉也
非謂公之丁字便是直指仁體也由漢以來以愛言
仁之弊正為不察性情之辨而遂以情為性爾今欲
矯其弊反使仁字泯然無所歸宿而性情遂至於不

相管可謂矯枉過直是亦枉而已矣其弊將使學者終日言仁而實未嘗識其名義且又并與天地之心性情之德而昧焉竊謂程子之意必不如此是以敢詳陳之伏惟采察

變之之理便是仁若無天地萬物此理亦有虧欠於此識得仁體然後天地萬物血脉貫通而用無不周者可得而言矣蓋此理本甚約今便將天地萬物夾雜說却鶻突了夫子答子貢博施濟衆之問正如此也更以復見天地之心之說觀之亦可見蓋一陽復處便是天地之心完全自足非有待於外也又如濂

溪所云與自家意思一般者若如今說便只說得一般兩字而所謂自家意思者却如何見得耶

答張欽夫 論中和第六書

諸說例蒙印可而未發之旨又其樞要既無異論何慰如之然此觀舊說却覺無甚綱領因復體察得見此理須以心為主而論之則性情之德中和之妙皆有條而不紊矣然人之一身知覺運用莫非心之所為則心者固所以主於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者也然方其靜也事物未至思慮未萌而一性渾然道義全具其所謂中是乃心之所以為體而寂然不動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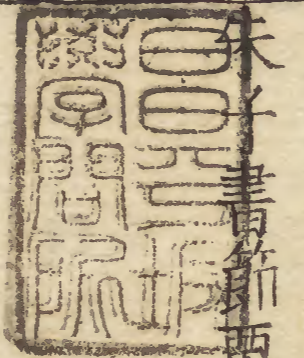
也及其動也事物交至思慮萌焉則七情迭用各有
依主其所謂和是乃心之所以為用感而遂通者也
然性之靜也而不能不動情之動也而必有節焉是
則心之所以寂然感通周流貫徹而體用未始相離
者也然人有是心而或不仁則無以著此心之妙人
雖欲仁而或不敬則無以致求仁之功蓋心主乎一
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是以君子之於敬亦無動靜
語默而不用其力焉未發之前是敬也固已主乎存
養之實已發之際是敬也又常行於省察之間方其
存也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是則靜中之動復之所

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察也事物紛糾而品節不差
是則動中之靜良之所以不獲其身不見其入也有
以主乎靜中之動是以寂而未嘗不感有以察乎動
中之靜是以感而未常不寂寂而常感感而常寂此
心之所以周流貫徹而無一息之不仁也然則君子
之所以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者在此而已蓋主
於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者心也仁則心之道而敬
則心之貞也此徹上徹下之道聖學之本統明乎此
則性情之德中和之妙可一言而盡矣熹向來之說
固未及此而來喻曲折雖多所發明然於提綱振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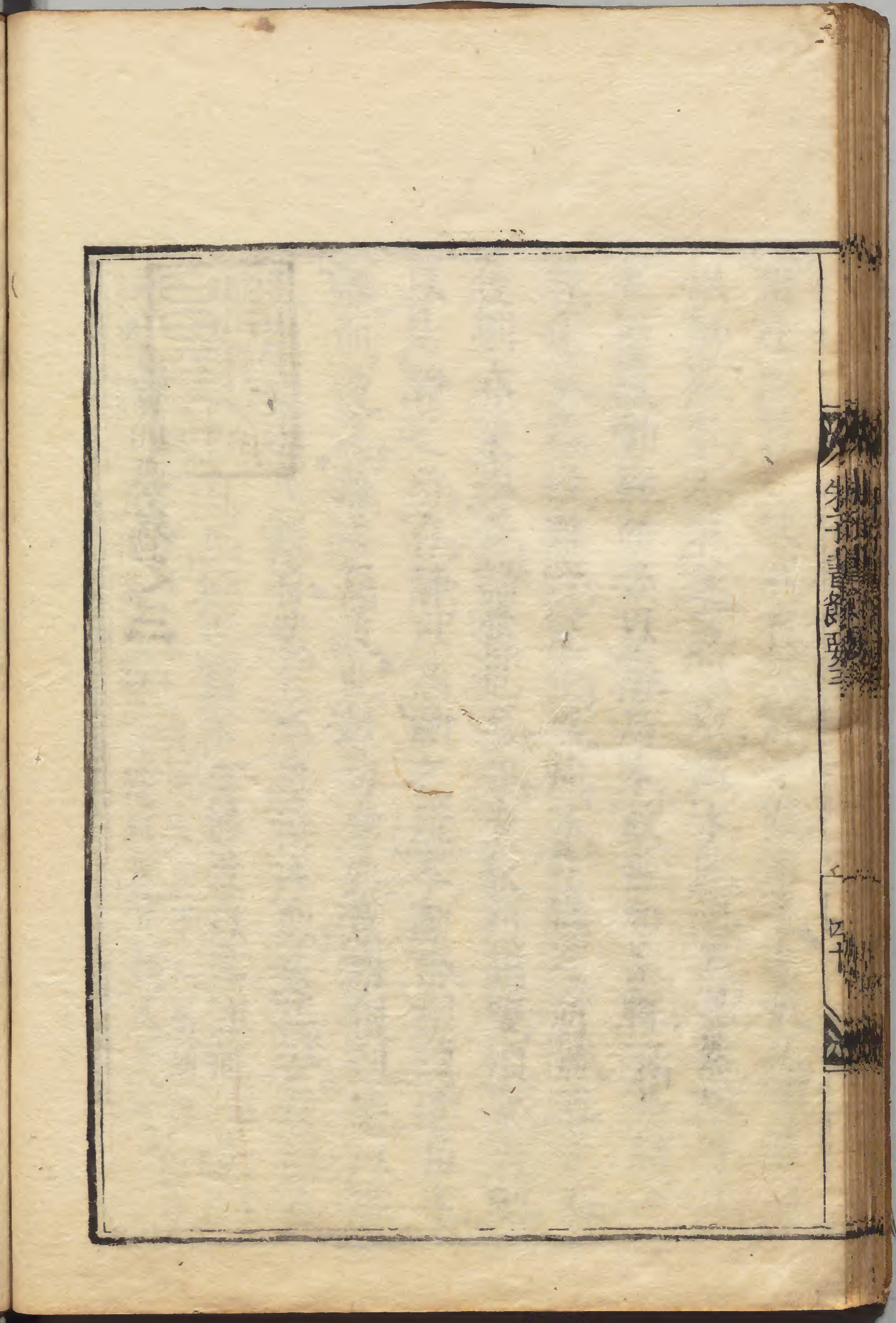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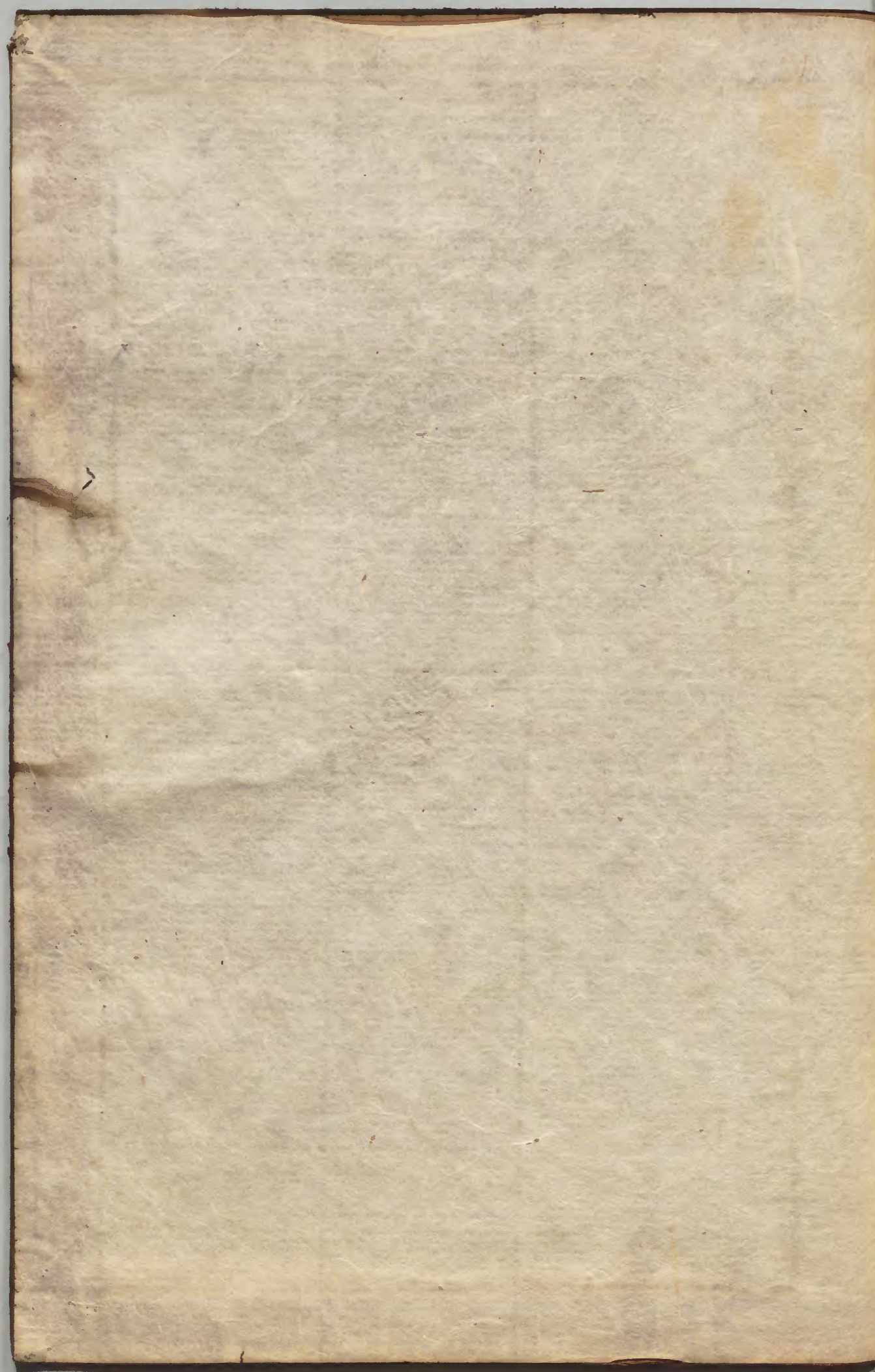
處似亦有未盡又如所謂學者先須察識端倪之發然後可加存養之功則熹於此不能無疑蓋發處固當察識但人自有未發時此處便合存養豈可必待發而後察察而後存耶且從初不曾存養便欲隨事察識竊恐浩浩茫茫無下手處而豪釐之差千里之繆將有不可勝言者此程子所以每言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人須是學顏子之學則入聖人爲近有用力處其微意亦可見矣來教又謂言靜則溺於虛無此固所當深慮然此二字如佛者之論則誠有此患若以天理觀之則動之不能無靜猶靜之不能無

動也靜之不能無養猶動之不可不察也但見得下動一靜互爲其根敬義夾持不容間斷之意則雖下靜字元非死物至靜之中蓋有動之端焉是乃所以見天地之心者而先王之所以至自閉關蓋當此之時則安靜以養乎此爾固非遠事絕物閉目兀坐而偏於靜之謂但未接物時便有敬以主乎其中則事至物來善端昭著而所以察之者益精明爾伊川先生所謂却於已發之際觀之者正謂未發則只有存養而已發則方有可觀也周子之言主靜乃就中正仁義而言以正對中則中爲重以義配仁則仁爲本

爾非四者之外別有主靜一段事也來教又謂熹言以靜為本不若遂言以敬為本此固然也然敬字工夫通貫動靜而必以靜為本故熹向來輒有是語今若遂易為敬雖若完全然却不見敬之所施有先有後則亦未得為諦當也至如來教所謂要須察夫動以見靜之所存靜以涵動之所本動靜相須體用不離而後為無滲漏也此數句卓然意語俱到謹以書之座右出入觀省然上兩句得序似未甚安意謂易而置之乃有可行之實不審尊意以為如何此二字疑當作主靜乃就中正仁義而言以中仁屬靜與圖說註異詳下答伯恭書得序得疑當作語或次字



朱子書節要卷之三



外子書館
三

四

